

群

經

平

議

羣經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大戴禮記二

闇昏忽之意

五帝德

王氏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樾謹按昏乃習字之誤說文目部習尙冥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習爽闇昧此以闇習連文義正相近古字習忽通用漢書楊雄傳贊時人皆習之習卽忽也大戴原文本作闇習之意家語作闇忽之意文異而義

同冒誤爲昏學者據家語校正作忽而傳寫兩存之
遂爲闇昏忽矣王氏以昏字爲廬注之誤入正文者
非是

東至于蟠木

孔氏補注曰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
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裴駟謂蟠木卽此也

樾謹按蟠木卽栲木也淮南時則篇栲木之地高注
曰栲木栲桑呂氏春秋求入篇禹東至栲木之地此
云東至于蟠木文與彼同蟠與栲一聲之轉耳荀子
富國篇則國安于盤石楊注曰盤石盤薄大石也栲

木猶盤石並取盤薄之義文選海賦注引簞類曰磐
大石也說文無磐字而有搏字實皆後出之字以其
言石故字從石以其言木故字從木耳此作蟠者蟠
與盤通搏木字通作蟠猶磐石字通作盤也東方者
春盛德在木故有盤薄之大木必以度索桃樹實之
鑿矣

其服也士

孔氏補注曰服士之服尙質儉也

槌謹按天子與士不得同服孔說非也士當讀爲事
上句云其動也時言順其時也此句云其服也事言

順其事也祭祀軍旅田獵之類各有當服之服服從其事是謂其服也事士與事通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作雖執鞭之事荀子致仕篇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楊注曰士當爲事詩褰裳篇東山篇祈父篇桓篇毛傳竝曰士事也是士與事聲近義通之證

南撫交趾大教

孔氏補注曰大大人汪苾氏之國也教教民也其爲人黑山海經有焉

越謹按大教卽大交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

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交稱大交
書曰宅南交也然則大交爲南方之地猶柳谷爲西
方之地幽都爲北方之地也此作大教者教與交聲
近孟子滕文公篇校者教也交之爲教猶校之爲教
矣孔氏以大人教民釋之非是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帝

繫

王氏引之曰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
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几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
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櫛謹按上文有是爲帝嚳是爲帝堯諸是字下文有是爲昆吾是爲參胡諸是字本篇是字十一見竝不畧氏爲之何以是產之是必畧氏爲之乎王說非也此仍當以氏字上讀謂之嫫祖氏與下文謂之昌濮氏謂之女祿氏謂之高緇氏謂之女隤氏句法一律蓋古人自有此稱若從王說以氏字下讀則下文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嬭氏皆不言其所產此二氏字將何屬乎可知其非矣下文昆吾者衛氏也六氏字戴氏震亦疑其不可通謂當從世本作是孔氏補注曰氏是也

今按此文所稱衛氏韓氏彭氏鄭氏邾氏楚氏猶上文言西陵氏蜀山氏也西陵蜀山皆國名而以氏稱之然則衛韓之屬亦皆國名豈不可以氏稱乎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孔注曰氏語詞誠如此解則篇中諸氏字皆可通矣不必改讀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樾謹按此本作皆而有天下而能古通用皆而有天下者言皆能有天下也後人不達而字之義誤移之皆字之上則義不可通禮記檀弓及詩生民篇正義引此文竝刪去而字矣

失言勿踦

子張問入官

盧注曰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爲邪途以成之

樾謹按失言勿邪義不可通盧說非也踦當爲倚僂
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踦也
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是踦與倚古字通說文
人部倚依也老子禍兮福所倚注曰倚因也然則倚
有因依之義謂過失之言勿更因依之以爲說也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樾謹按此數字當讀如范宣子親數之朝之數忿怒
而數責人過此獄之所由生也盧按云數疑敖字之

誤孔補注云數音促數之數均未得其旨

量之無狡民之辭

盧注曰狡害也恆言無害也

越謹按狡當讀爲校校之言校量也上文曰臨之無
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此文曰量之無校民之
辭三句文義一律臨之則似乎抗之矣而無抗民之
志勝之則似乎犯之矣而無犯民之言量之則似乎
校之矣而無校民之辭所以身安譽至也盧注未得
憫悅者情之道也

盧注曰言調悅者治人情之道也

樾謹按如盧注必增出治字於義方足殆非也道當爲首上句曰躬行者政之始也此句曰調悅者情之首也兩句一律言政以躬行爲始情以調悅爲首也古字首與道通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竝古人段道爲首之證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盧注曰服事也汙濫也

樾謹按事汙之語不可通服當爲僕聲之誤也上文曰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文曰邇臣便辟

不正廉而羣臣僕汙矣正承上文而言盧據誤本作
注失于訂正

司會均入以爲軌

盛德

樾謹按均入二字盧注無解其義亦不可曉疑均入
當作均人字之誤也天官之司會主天下之大計地
官之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其職竝重故竝言之
以之禮則國定

孔氏補注曰按下文貧則飭司空此爲對文似定當
作富字形之誤也

樾謹按定與富雖皆從宀然字形絕不相似無緣致

誤定疑當爲足此云以之禮則國足故下文云貧則
飭司空也必謂貧宜與富對失之拘矣

以財投長曰貸

樾謹按貨字義不可通乃貨字之誤尙書呂刑說五
過之疵有曰惟貨者卽此是矣上文曰利辭以亂屬
曰讒讒之與貨古人竝戒之中庸去讒賤貨是也貨
貸形似因而致誤或謂貸讀爲慝古書雖多以讒慝
竝言者然與以財投長之義不合不可從也

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

孔氏補注曰追窮捕之也

樾謹按周官追師職鄭注曰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
璋賈疏云引詩追琢其璋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蓋
治玉石謂之追故追有治義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謂
治其不率者也孔以窮捕釋之非是

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四代

孔氏補注曰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
聞

樾謹按知猶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
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此文以知與聞對猶以見與
聞對所知者謂近者也所聞者謂遠者也立知而以

觀間猶言立近而以觀遠孔氏未得其義

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

樾謹按庶虞二字不當疊疊者衍文也於時鷄三號以興七字爲句興卽謂鷄也鷄夜而伏晨而興故曰三號以興也學者誤讀以興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疊當據以訂正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氏補注曰不久無恆也

樾謹按無恆之義與願富不屬孔說非也久當讀爲灾說文一部灾貧病也廣雅釋詁灾貧也是灾有貧

義故與富爲對文詩召長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曰疚字或作次是其證也願富不次謂願常富而不貧也

肯有虞戴德何以虞戴德

孔氏補注曰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

樾謹按此言有虞之戴德非言民戴有虞之德也孔注誤矣戴當讀爲載古字通用詩絲衣篇載弁俅俅爾雅釋言注引作戴弁俅俅禮記郊特牲篇載冕璫釋文曰載本亦作戴竝其證也載德何以與四代篇載事何以文法一律孔氏彼注曰載行也載德何以

亦謂行德何以也下文曰深慮何及高舉安取竝以
舜言不以民言可知孔注之非矣

有臣不事君必刃

孔氏補注曰刃殺也

樾謹按訓刃爲殺於義未安刃當爲忍詩將仲子篇
毛傳彊忍之木抑篇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曰忍本
作刃蓋忍從刃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卽以刃爲之
必刃卽必忍所謂人將忍君也上文云有子不事父
不順此云有臣不事君必忍不順與必忍語有輕重
而大意畧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殺則與上句不

倫矣

堅物

樾謹按堅乃畫字之誤物者射時所立處也畫物卽大射儀所謂若丹若墨度物而午者也字誤爲堅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又改爲堅物畫于地非堅立于地也安得言堅歟孔氏補注從楊氏作堅遂訓物爲獲旌按鄉射記旌各以其物鄭注曰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此文言天子射宮之事不當建物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

諸志

樾謹按以此當作此以千乘篇曰此以怨省而亂不

作也與此篇文同今作以此者傳寫誤到之耳楊氏
大訓本不誤可據以訂正

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

孔氏補注曰如而也而如也君統民而能恕大夫撫
私臣如在國

越謹按孔以下而字爲如字是也以上如字爲而字
非也上如字乃本字下而字爲如之段字孟子離婁
篇文王親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句用如字下句
用而字正與此同恕當爲帑字之誤也禮記中庸篇
樂爾妻帑鄭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統民如帑猶言

愛民如子也帑誤作恕因并如字之解而失之且與下句義不一律矣

川谷不處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云川澤不竭此文云川谷不虛虛與竭同義淮南子說林篇川竭而谷虛高注曰虛無水也是其義也虛處形近因而致誤荀子大略篇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虛乃處字之誤楊注讀爲居非也此虛字誤爲處彼處字誤爲虛正可互證

雒出服

孔氏補注曰服馬也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河恒出馬
雒恒出龜故於雒言服亦互見之

樾謹按孔注乃曲說也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
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義亦未安今按服從艮
艮從口口事之制也故鄭石制字子服是服有法制
之義呂氏春秋樂成篇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也今
誤於法下行服字義不可通辯見諸子平議此云雒
出服猶云雒出法也漢書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賜雒
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此卽雒出法之義說者不知
服之爲法故失其解矣

其老觀其意憲慎

文王作人

孔氏補注曰憲法也學記曰發慮憲

樾謹按學記以發慮憲求善良爲對文良猶善也則
憲猶慮也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故義與慮同此
云其意憲慎者言其意思慎也周書官人篇曰其老
者觀其思慎可證此文意憲之義若訓憲爲法則兩
字不倫矣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淩

樾謹按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此之謂觀誠
也之上志殷如淩句上當有其字說詳周書

喜怒哀以物而變易知

樾謹按知字當在變易之上知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此經云喜怒哀以物而知變易煩亂之而志不裕知志互用正與彼同彼志猶知也此知猶志也學者不解知字之義誤移於變易之下則義不可通周書官人篇作喜怒哀以物而心變易心亦猶志也以周書句法證之可見此文之誤

執之以物而邀決

樾謹按執之以物義不可通執當爲慤漢書陳萬年

傳豪彊執服師古注曰執讀曰愁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愁怖也怖卽今怖字愁之以物猶怖之以物與下句驚之以卒文義一律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盧注曰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

樾謹按盧讀中字絕句是也惟故字尙未得其解故與固通史記魯周公世家齊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儀禮士昏禮記某固敬具以須白虎通嫁娶篇作某故敬具以須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作故天縱之將聖竝其證也漢書楊雄傳師古

注曰固閉也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之月土事無作
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是固與閉同義雖欲固之中
猶言雖欲閉之中也周書官人篇故作改乃字之誤
朱氏石曾作周書集訓遂讀雖欲改之爲句中色弗
聽爲句中色二字於義難通矣

小讓而好大事

越謹按事當作事玉篇又部爭下有古文事小讓而
好大事卽小讓而好大爭也周書作小讓而爭大是
其證學者尠見事字因改爲事耳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

樾謹按此當作白分其名以私其身白非黑白之白
乃自字也說文白部曰白此亦自字也百字從白古
文作百從自是白自同字白分其名卽自分其名學
者不識白字而誤移之分字之下失之矣周書作自
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而正作自字可以爲證
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盧注曰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
樾謹按而交當作不交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
不交正注所謂知其賢而不與交也若如今本則與
注義不合矣而不形似往往致誤說見曾子立事篇

微忽之言

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

樾謹按忽亦微也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是忽乃一絲之名物之至微者字亦作總廣雅釋詁曰總微也曹憲音忽是總卽忽也漢書律厯志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猶彼云忽微二字一義盧注失之

人有六徵六徵旣成以觀九用九用旣立

樾謹按以觀九用之下卽當繼以一日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日取慈惠而有理者云云於文方合如下文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卽繼以一日國則任貴二曰鄉
則任貞云云是其例也九用旣立四字當在下文此
之謂九用也之下傳寫者誤移于此則文氣隔絕矣
脯醢陳于房中

諸侯遷廟

廬注曰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

汪氏中大戴禮記正誤房東房也喜孫按各本東房
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
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懋謹按廬氏以此經言諸侯之禮故以房爲西房又
申說之曰諸侯左右房也正見其與他經言士大夫

之禮不同若作東房則無庸申說矣荀子正論篇曰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楊注曰薦謂薦陳之物籩豆之
屬也然則脯醢當在西房古書自有明文足證戴氏
汪氏改西爲東之謬

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
焉

越謹按告事畢下文有奪誤當作君曰諾乃擇日而
祭焉下篇諸侯饋廟禮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
卽其例也今本奪君字諾字而乃字又誤移曰字之
上則義不可通矣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

小辨

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齊同也

懋謹按齊當讀爲濟下文曰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
小辨乎洪注曰濟成也然則學濟大道者學成大道
也上下文義相應齊之與濟古字通耳不當以齊同
釋之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盧注曰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孔
氏補注曰爾雅卽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

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
言

樾謹按上文云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弦者
循乎弦也則爾雅者爾乎雅也不得以爾雅爲書名
孔說非也盧注謂依乎雅頌則是觀樂辨風之事而
非觀古辨言之事矣其說亦未盡得今按雅之言故
也史記高帝本紀雅不欲屬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
故也漢書張禹傳忽忘雅素是雅與素同素亦猶故
也方言舊書雅記是雅與舊同舊亦猶故也孟子曰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爾雅以觀於古蓋卽此義謂欲觀於古者當依乎故以求之也若謂依乎雅頌失其義矣至爾雅一書其名義卽取之此爾雅猶言近古也釋名釋典義曰爾呢也呢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恐非古人命名之旨

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樾謹按君其習三字當在禮樂之上其文曰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傳寫者奪君其習三字而誤補之其字之下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遂於禮樂上

加行字以足其句而孔本從之誤也

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

用兵

盧注曰任童幼之人使專政

樞謹按上文已言疎遠國老幼色是與矣彼對國老言此對禮樂言則兩幼字文同義異且童幼之人亦不得謂之幼風盧注非也洪氏三朝記注曰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卽所謂靡靡之音也御陳也今按洪說得之矣而有未盡者幼當讀爲幽誥志篇曰幽幼也史記厯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母命

赤黻幽衡鄒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也是故幼眇卽幽眇也幽風者幽眇之風也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曰風聲文六年左傳樹之風聲是也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已篇吹埙篪之風猶言埙篪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闕盧注曰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

兼之也

樾謹按據注則四代上無此字自堯至文謂之四代者蓋堯舜合爲一代也孔子刪書而堯典舜典同謂之虞書是其證矣盧說不了所引或說以四代上屬更失其讀

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

盧注曰汙淫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 孔氏補注曰察之字從小土察蓋窟室之屬與

樾謹按盧說固非孔說更爲無據疑土察二字不連上讀作宮室高臺汙池其文已足土察當爲土察說

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哀元年
左傳以民爲土芥芥卽丰字因丰讀如介故卽以介
爲之而又段用從艸之芥耳此文言土察猶彼文言
土芥也察者蔡之段字猶芥者丰之段字也疑大戴
原文本作以民爲土察猶云以民爲土芥也以民爲
三字傳寫偶奪而校補者誤著之土察二字之下則
文不成義遂據下文說紂事有以爲民虐之文臆增
虐字不知以爲民虐文義可通以民爲虐文義不可
通卽此知非戴記原文矣

以客事天子

盧注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

樾謹按據盧注則客乃容字之誤盧注忍而臣之蓋取容忍之義洪氏順煊謂客當作窓窓敬也於義雖通然恐非盧氏所見之舊

水土未細

盧注曰細猶亂緯詩外傳陰陽相勝氛祲細氲也

樾謹按盧說迂曲殆非也細當讀爲璽說文土部璽塞也尙書曰緜璽洪水字亦作堙襲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國語周語隨高堙卑杜韋注並曰堙塞也此文段細爲璽者細從因聲與璽聲相近堙之或體

作烟卽其例矣水土未亞謂水土猶未亞寒也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懃謹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之下三語相對
成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三語亦相
對成文玉白而血赤也山海經南山經命者之山有
木名白薺可以血玉然則玉者本色血者染色古有
此語故以爲對文耳實者自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
闕之或衍句也自千乘以下七篇爲孔子三朝記傳
寫奪誤視餘篇尤甚故學者多不能讀往往失其解
矣

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

朝事

樾謹按習字衍文也考其禮樂觀其德行相對成文不應有習字蓋涉下文而衍

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

樾謹按習立禮樂當作習其禮樂與上文考其禮樂文義一律其字古文作見玉篇後人不識古文因誤加一畫於下而成立字矣王氏念孫竟以立爲衍文非是

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脩

樾謹按謂之卽爲之也謂爲古通用說見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孔氏從高安本竟改作爲義則是而古字
以矣少閒篇何謂其不同也何謂卽何爲也孔氏亦
從俗本作爲失與此同德州盧氏本尙未誤

歸服以教諸侯之福

樾謹按教當作效字之誤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
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
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服
所以致福於諸侯故曰以效諸侯之福也周禮大行
人職作以交諸侯之福交亦當爲效

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樾謹按汪氏中大戴記正誤作致禴非也此字實當作會周禮大宗伯職以禴禮哀圉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賈疏曰必知禴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禴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合注疏以觀之則鄭孔所據經文作會不作禴可知矣因會禮連文禮字從示遂并會字而亦誤從示於是大行人職之致會小行人職之犒會並誤爲禴矣說詳周禮此記致會正其本字下文云師役則令犒禴之會字從示後人據周禮

改之也汪氏以不誤爲誤失之矣

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

投壺

戴氏震東原集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

樾謹按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
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
曰釋算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
鄭注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此記曰有勝則司射以
其算告其字指勝者而言然則其算卽勝黨之算所
謂賢獲是也禮記投壺篇誤作遂以奇算告此乃小
戴之誤文說詳禮記而袁氏本遂據以改大戴未旣

以奇算告何以所告之辭又曰賢若干純乎且使勝黨之算有純而無奇則將何執乎可知袁本之非矣矢八分

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圓徑也

樾謹按下文云矢以栢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其此文義涉兩歧孔氏云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然室中與堂上庭下矢有長短而圓徑不異禮記投壺篇鄭注曰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有八分者然則孔說非也今按下文言矢大七分而此文不云矢大八分則非謂圓徑可知矣八分當作八勿字之誤也

勿讀爲物古字通用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
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
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其證也矢八物堂上七扶室
中五扶庭下九扶猶周官灋人所謂矢八物皆三等
也賈疏曰蓋據長短爲三等法此文七扶五扶九扶
亦是據長短爲三等三等之義旣同八物之義亦當
不異卽司弓矢之八矢曰枉矢絜矢殺矢鏃矢矰矢
弗矢恆矢痺矢者是也蓋投壺本與射同故矢之制
亦如之而有八物八物之名雖不必竟與司弓矢之
八矢合要亦略近之矣古文段勿爲物而勿又誤作

分遂使古制不傳惜哉

天子擬焉

公冠

孔氏補注曰天廬本作太以下注推之近是

樾謹按下文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注云重言太子誤也故廬本改此文天子爲太子以合廬注重言之說而孔氏亦以爲然其實非也天子擬焉謂天子冠禮與公同也下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卽蒙天子而言乃天子之太子與庶子也自爲主者天子尊故不爲之主而冠者自爲主也廬氏誤以爲諸侯之太子與庶子故解自爲主曰主侯自主之

此大不然據上文公冠自爲主自字指冠者而言之
然則此云白爲主文與彼同亦指冠者而言之明矣
若從盧說則是冠者之父也冠者之父爲主豈可云
自爲主乎說苑修文篇所載無此句而有云諸侯太
子庶子冠公爲主今按兩文相輔其義方足彼明言
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則知天子之太子庶子冠
王不爲主矣疑此文當云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
冠皆自爲主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如此則於義
爲備而文亦明白矣傳寫偶闕耳

尚於時

樾謹按小辨篇曰社稷之主愛日嗇時與愛日同義王肅家語注訓嗇爲愛是也以爲不奪民時則失其旨矣

推遠稚兔之幼志

盧注曰兔猶弱也

樾謹按兔當爲𪛗蓋壞字也爾雅釋獸兔子燒郭注曰俗呼曰𪛗釋文曰𪛗字林云兔子也乃俱乃侯二反然則此字從兔需聲兔之小者謂之𪛗猶人之稚者謂之孺也此云推遠稚𪛗之幼志蓋段𪛗爲孺耳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志載此辭云推遠冲孺之幼

志字正作孺可證

合於八十也

本命

樾謹按上文合於三也不言三十合於五也不言五十皆因此文有十字而省也古書自有此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兩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兩句皆不言畝竝其例也孔氏本作合於八也刪去十字蓋未達古書之義例亦足見古書之難于輕改矣

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

盧注曰機危也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每變不同也

樾謹按盧訓機爲危文不成義矣機當作幾古書每以幾爲豈字荀子榮辱篇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大略篇曰幾爲知計哉楊倞注曰幾讀爲豈史記黥布傳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竝其證也幾其文之變也猶曰豈其文之變邪古書也邪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靡異邪也弗殊是也此兩句乃自爲問答之辭豈其文之變邪其文變也文義正相

應因段幾爲豈段也爲邪而幾字又從木作機於是其義雖通孔氏遂疑其文變也四字爲衍文云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

機謹按及卽終字之誤說文終古文作𠂔隸變作𠂔與及字相似學者尅見又字因臆改爲及耳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機謹按去字衍文也上文說婦有七去故曰不順父母去此申說七去之義則但曰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不必更有去字矣下文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

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竝無去字可證此去字之衍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易本命

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沙土養薄乃細 王氏念孫曰此當依淮南子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虛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越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堅土弱土相對肥與剛

則不相對而轉與廬土之人其義相混矣疑肥字乃脆字之誤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卽脆之俗體弱土之人脆與堅土之人剛正相對成文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王氏謂柔字爲王肅所改然惟本是脆字故肅改作柔若本是肥字肅何以柔字易之乎

食桑者有絲而蛾

樾謹按桑字當從淮南子作葉凡食葉之蟲無不有絲而蛾非獨蠶也此句所包者衆若作食桑者則專以蠶言矣

食穀者智惠而巧

樾謹按既言智惠不必更言巧矣巧當作天聲之誤也食穀者智惠而天與下句食氣者神明而壽相對淮南子正作天當據以訂正

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盧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筭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樾謹按美字乃筭字之誤當讀云此乾坤之筭句類

禽獸萬物之數也句筭與美形似因而致誤當據盧

注訂正類禽獸三字疑亦衍文故盧注無解也

孝經平議卷十八

羣經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禮記一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曲禮

鄭注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樾謹按取當讀爲趣釋名釋言語曰取趣也是取與趣聲近義通莊子齊物論篇趣舍不同趣舍卽取舍也字亦通作趨史記伯夷傳趨舍有時趨舍亦卽取舍也漢書藝文志荀趨省易師古注曰趨讀曰趣謂

趣向之也然則取於人者爲人所趣向也取人者趣
向人也此卽王前士前之意釋文出取於字曰舊七
樹反爲趣就師求道也舊讀正得其字但以就師求
道爲言則義轉隘矣

食饗不爲槩

注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樾謹按不爲槩與下句不爲尸一律鄭以槩量說之
非也不爲槩者不爲主也廣雅釋詁曰概主也概與
槩古字通用定四年左傳吳夫槩史記項羽紀正義
作夫概是其證也父母在則食饗賓客不敢爲主廣

雅概訓爲主疑本禮家之舊說矣

孝子不服闇

注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懃謹按鄭訓服爲事雖亦古訓然不事闇之義甚爲迂曲殆非也服當讀爲伏周易繫辭傳釋文曰伏服也是服與伏聲近義通文選陸士衡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誰謂伏事淺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檀弓篇扶服救之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扶伏卽扶服也又十二年傳奉壺飲冰以滹伏焉史記蘇秦傳

嫂委蛇蒲服蒲服卽蒲伏也竝服伏通用之證不服
闇者不伏闇也謂不潛伏於闇冥之中也與下句不
登危文義一律危言不登闇言不伏正古人用字之
審若以本字讀之失之矣

毋勦說

注曰勦猶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樾謹按此勦字卽說文勦字說文刀部曰勦絕也夏
書曰天用勦絕其命今甘誓正作勦絕然則勦者古
文勦者或體也毋勦說毋雷同皆承上文正爾容聽
必恭而言長者有言當敬聽之若不待其言之畢而

橫發議論以絕斷之是爲勦說或從而附和之是爲
雷同二者均所當戒也鄭訓爲擊於義未得又按此
勦字當從刀曹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
由擊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從刀而勦從力明矣其說甚
是錢氏大昕因說文有勦無勦謂曹憲俗儒未達六
書之指然說文力部勦勞也施之於此其可通乎凡
經典中字說文所無者多矣學者當求其字義之通
不當徒取其字形之合也

遊母倨

正義曰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

懋謹按自此以下所戒各事皆是爲其不敬也如立
母跛坐母箕寢母伏之類末一字皆與上一字文義
相應此云母倨則凡事皆不可倨慢何獨於遊戒之
乎正義所說始非經旨也今按倨當讀爲踞謂雖遊
戲之時不可蹲踞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二十七年傳曰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
游同一事而前言踞後言游可知游者多蹲踞也故
記人因以爲戒耳倨踞古通用史記酈生陸賈傳曰
方倨牀亦是段倨爲踞也

毋放飯毋流歎

注曰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歎嫌欲撲

樾謹按放與流同義說文方部攷光景流也從白從
放是放有流義故數字從之也尚書堯典篇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流放對文自古然矣放飯流
歎蓋是古語故孟子盡心篇亦有此言君從鄭注則
兩句意義不倫矣放飯者放散其所飯也流歎者流
離其所歎也人或恣情飲食不知檢制放散流離狼
戾滿案其可厭惡莫甚于此故記人以爲戒耳

爲大夫累之

注曰累保也謂不巾覆也

越謹按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也何獨卜大夫
特言累之乎鄭義非矣累之猶解之也累與解本疊
韵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
調二字亦同義也楊倞注謂累累解釋此未得其義
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氏引說苑蟹螺者宐禾爲證累
解與蟹螺一也古書雙聲疊韵之字皆兩字一義且
其義存乎聲亦無一定讀者當各隨文解之然後其
旨可見此文云爲大夫累之猶云爲大夫累解之蓋
長言之曰累解短言之則曰解可也曰累亦可也後

人不達古語斯不得其說矣

言不情

注曰憂不在私好 正義曰言不情者情訛不正之言

樾謹按情當讀爲嬌說文女部南楚之外謂好曰嬌方言曰嬌美也郭注曰嬌言姪嬌也字亦作姁列子楊朱篇皆擇稚齒姪嬌者以盈之據說文嬌乃情之古文蓋古字通用也言不情與行不翔一律皆不求美好之意正義以情訛不正釋之於義未得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
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樾謹按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當讀爲舉則官師氏王
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舉與古字通舉猶用也國語
周語唯能釐舉嘉義章注曰舉用也呂氏春秋遇合
篇凡舉人之本分職篇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高
注曰舉用也然則生舉來日者三日成服生者之事
也用死之明日爲始是生舉來日也死舉往日者三
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川死之日爲始是死舉往日也
二名不偏諱

樾謹按偏者對全而言言二字爲名全舉之則不可偏舉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偏舉之也若謂孔子不當言徵不當言在如是則吾能徵之矣及某在斯某在斯之類皆以母名而避之則不特諱其全并諱其偏矣故記人特明之曰二名不偏諱此於文義甚明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同而宋毛居正作六經正誤乃曰偏本作徧與過同作徧誤此臆說不足據唐律奏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此律卽本于禮經犯其一字謂之偏犯則避其一字謂之偏諱矣偏犯者不坐是

卽不偏諱之謂可證古本禮記作偏不作徧而毛氏引舊杭本柳文作二名不遍諱者未可據以說經矣顧氏千里禮記攷異已辨正毛氏之誤而段氏王裁經韻樓集反用毛氏說謂徧是而偏非何哉今就二字之義論之徧之言皆也言不徧諱則疑若二名止諱一字其一字可以不諱者徧之言單也言不徧諱則見二名固皆當諱然語言之閒必不可避則或言上一字而不言下一字或言下一字而不言上一字可也此正禮經用字之密使從毛說改徧爲偏則幸有檀弓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足以證明其

義不然鮮不謂一名止當諱一字臣子於君父二名者幾不知所當諱之爲何字矣一字之諱文義縣絕段君無乃未之深思乎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注曰質猶對也

樾謹按質有致音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竝其證也故古字實與至通用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此質至通用之證雖質君之

前者雖至君之前也鄭訓爲對則但云雖質君足矣何必加之前二字乎

效駕

注曰白已駕 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

越謹按廣雅釋言曰效考也效駕者考驗其駕也此二字題目下文其下云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皆效駕之事也此節所記自將駕而已駕而效駕次第秩然鄭君不知效駕二字爲記人題目之辭故失其解矣

步路馬必中道

正義曰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

樞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然則此記言步路馬者亦是調習路馬也玉篇馬部駟故切習馬今作步正義但以牽行釋之未盡其義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注曰世臣父時老臣

樞謹按上句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世婦非父時老婦則世臣亦非父時老臣矣古字世與大通桓九年左

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是其證也世臣者大臣也亦猶世子者太子也蓋家臣中之最貴者非父時老臣之謂至世婦之稱義亦猶此以其卽次夫人之下故從尊大之名下文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正義曰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爵也似非古義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樾謹按正義本亦無同姓二字今正義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者此同姓二字後人所加也何以知之下

文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一本云天子同姓則所據本無同姓二字明矣蓋下旣別言異姓其爲同姓自見乃古人屬辭之省也唐石經誤衍同姓二字而各本從之非鄭孔所據之舊矣

使者自稱曰某

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正義曰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越謹按上文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而此又云使者自稱曰某故正義有與彼君語

與彼臣民言之別然儀禮燕禮篇載公與客燕之禮有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又記載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是使者於主國之君亦稱臣或稱使臣無稱名之禮正義所說非也今按使者自稱曰某與上文本不相蒙乃通言凡爲人使之禮上篇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義正義曰使某者使自稱名也此卽使者自稱曰某之塙證儀禮昏禮記昏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曰某也使名也又納吉曰使某也敢告納徵曰使某也請納徵請期曰

使某也請吉日使者自稱曰某乃禮之通例疏家必合上事爲一斯失之矣且如上文曰子於父母則自名也亦於上事不蒙然則此文何妨自爲事乎幣曰量幣

懋謹按注疏均不說量字之義量當讀爲良釋名釋言語曰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是良與量聲近義通故古得段川山海經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曰量一作良是其證也幣曰良幣與玉曰嘉玉文義一律若讀如本字則不得其解矣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檀弓

注曰孔子之父耶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樾謹按古者墓而不墳孔子合葬其母之後然後封之崇四尺是叔梁紇之葬本無此四尺之封也但有兆域而已孔子少孤既未能躬親窆窆之事母亦年少未必親見據厯聘記年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距三歲喪父已二十一年安能實知其體魄之所存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蓋亦鑒於父葬時之墓而不墳不易識別故不得不爲此也後世學者不知古今異制遂以孔子不知父

墓爲一大疑鄭氏乃有微在野合恥焉不告之說詎之甚矣

殯於五父之衢

注曰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耶曼父之鄰樾謹按此孔子欲訪求父墓故先淺殯其母以爲遷葬之地也士禮三月而葬孔子既不敢過其期而父墓未得又不能合葬故爲此權宜之計先擇地於五父之衢掘埴埋棺以便訪求父墓也鄭氏謂欲發問端此大不然孔子欲訪求父墓自可就故老而詢之

何必迂迴如此哉近世高郵孫遠人獲孫著檀弓論
文讀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謂殯淺而
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
詳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
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
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
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今按孫氏之說巧矣而
實於事理未得古者大斂之後掘肆埋棺以木覆棺
上而塗之爲火備所謂殯也殯與葬自是二事未聞
以深者爲葬淺者爲殯也顏氏之卒孔子必川殷禮

殯于兩楹之閒未得父墓而又不欲久留母殯故就
五父之衢掘肆埋棺略如殯制因亦謂之殯所謂禮
以義起也若叔梁紇之葬歲月已久豈可復謂之殯
哉且如孫氏之說孔子之父墓卽在五父之衢然則
孔子奉母合葬亦于五父之衢可矣何必卜兆于防
哉江氏慎鄉黨圖考盛推孫說恐疑誤後學故附辨
之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
葬引飾棺以柳髮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

見者謂不知禮

樾謹按此見聖人舉事不苟雖是暫時淺殯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與大葬不殊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以其慎之至也及徐察之止是殯而非葬故又曰蓋殯也鄭破慎爲引既無依據且如其說則殯與葬之別在棺飾而不在引何不曰其飾也而必曰其引也足知鄭讀之非矣

公曰末之卜也

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

樾謹按馬驚敗績是御之罪非右之非公乃舍縣賁

父而責卜國理不可通鄭注非也小爾雅廣詁曰蔑末也是末與蔑義相近末之猶蔑之也論語雍也篇
亾之命矣夫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之命矣夫蓋皆
痛惜之之辭是時莊公之意以敗績之罪坐縣賁父
其死其生皆不足問而車右無罪深可痛惜故既就
佐車而曰末之卜也蓋深惜卜國正所以深罪縣賁
父也於是縣賁父卽以無勇自責赴敵而死死者止
縣賁父一人記文甚明而鄭注乃謂二人赴敵而死
非其實矣縣賁父雖死於敵而實死于公之一言故
公後悔而諫之鄭解末之卜也句不得其旨故於此

事委曲未能明也

狐死正丘首

注曰正丘首正首丘也

樾謹按正之言當也廣韻曰正正當也正丘者當丘也狐之死也首必當丘於文應云狐死首正丘其義方明乃云正丘首者古人屬文之曲也鄭注不云首正丘而云正首丘似於正字之義未得矣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正義曰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旣不注皇氏非也

越謹按伯魚不聞更有長子子思安得有嫂疑當從
皇氏之說且此節乃曾子之言下文巾詳言思皆斥
其名而於子思獨稱其字者曾子與原憲並事夫子
行輩相同故字之也若子思是伯魚之子下文曾子
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未聞稱其字也卽此以論其爲原憲明矣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

越謹按知猶爲也國語周語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
越必朝韋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

年而知鄭國之政高注曰知猶爲也然則知伯高而
來卽是爲伯高而來與上句爲爾哭也來者文義一
律上句言爲下句言知文異而義同古書多有此例
正義以相知解之失其旨矣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正義曰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
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
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
人情皇氏非也

樾謹按疑乃擬之段字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竝曰疑讀曰擬是也疑女於夫子者擬女於夫子也皇氏之說固爲不情正義所解亦於疑字未得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注曰志謂章識

樾謹按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注曰志讀爲識此注以章識釋志字蓋亦讀爲識也然其下所陳皆飾棺之事用三代之禮尊崇夫子非以爲章識也志當讀爲職職與識竝從戠聲古字通用周官職方氏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是也志通作識故亦通作職楚辭懷

沙篇章畫志墨史記屈原賈生傳志作職是也爾雅
釋詁職主也公西赤爲職者爲職猶爲主也言孔子
之喪公西赤亦主其事也下文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
焉義與此同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

注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樾謹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誤合爲夫字學者翫
識二人兩字以正其誤而傳寫者誤合之遂成二夫
人矣鄭君作注時已如此遂因而爲之說然二夫人
之文實不成義故知其非也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正義曰謂滕國之伯名文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
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
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
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
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樾謹按記文兩言其叔父也竝無異辭何以見孟虎
是滕伯之叔父滕伯是孟皮之叔父哉正義之說殊
不可通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字鄭
罕虎字子皮卽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

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竝存之疏家必泥上文上下各以其親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始不然矣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正義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

樾謹按此當從皇氏之說不連上有殯爲義惟皇氏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則是讀所識其兄弟五字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按所識者與我相識之人也其人既

與我相識往來同恩好則其兄弟之不同居者雖或未必相識然亦常引而近之故問其死則必往弔也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注曰庶子言公卑遠之

槨謹按如鄭義則君與公一也特於庶長故作尊稱耳其說殊爲無理殆非也公者大國之孤也儀禮所說皆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收有三監檀弓上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引士喪禮鄭注曰公大國之孤四命者也此文先言君後言公別而言之明非一人當從鄭君儀禮說解爲大國之孤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則其庶長殯車當二乘矣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則其適長殯車當一乘矣記文正以君公互見也

齊穀王姬之喪

注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禮謹按檀弓一篇所記如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之喪滕成

公之喪此類多矣齊穀王姬之喪宜亦同此鄭破穀
爲告殆非也據下文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此王
姬疑是齊僖公之夫人齊僖公名祿父穀與祿聲近
義通爾雅釋言曰穀祿也周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
司祿鄭注曰祿之言穀也淮南子人間篇不穀親傷
高注曰不穀不祿也竝其證也齊穀卽齊祿父亦猶
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
襄十八年左傳曰齊環怙恃其險昭二年傳曰莒展
之不立皆斥其名而繫以國古人自有此稱是故齊
穀猶云齊潘齊環也齊穀王姬者以夫名妻猶昭元

年左傳所稱武王邑姜也此王姬不見于春秋然春秋之爲書本託事以見義而非紀事之史不得因其不見春秋而遂謂無此王姬也且魯莊公爲齊襄女弟文姜之子其事甚著若此王姬是齊襄夫人則於魯莊爲舅之妻而非外祖母誰不知之何至有或曰外祖母之說卽或有之記人豈不覺其謬妄而冒錄其說哉鄭君不知齊穀王姬之義而反以或說爲非殊非以經治經之意矣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樾謹按反字衍文也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

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然則記文無反字明矣蓋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當刪

有直情而徑行者

懋謹按此有字涉上二句而衍也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禮之所有也若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是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似乎三者皆禮之所有與下文不合矣故知此有字爲衍文也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吳氏禮記纂言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悵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

樾謹按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爲句其反而息爲句所解殊未明了吳氏以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連讀洵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急行以求及安得休息乎又引或說爲親已還反而休息亦非也上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墳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皆自爲子者言之此云而息與上文而弗得而弗及一律安得自親言之乎然則吳氏二解於息字之義均未得也今按說文心部息喘也口部喘疾息也凡人行急則喘如不及其反而息者如不及其反而喘也孝子之心若親已還反而追之不及故慨然爲之喘息也息之義本爲喘息引中之則有休息之義猶勞之義本爲勞苦而又爲勞來也相沿既久學者止知有休息一義故於此經息字莫得其解耳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注曰班制謂尊卑之差

樞謹按尊卑之差自有一定無所用其脩也脩當作循脩與循字形相似傳寫易誤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是其證也循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謂若魯以周班後鄭之類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平則病者乎

注曰以己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母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

樾謹按鄭讀不得以爲不得已非也此以字卽上爾以之以亦卽下毋以之以言爾以人之母嘗巧豈不得以人之母嘗巧卽無以嘗巧者乎三以字一氣相生見嘗巧之事甚多不必以人之母也鄭謹以爲已失之矣至毋字鄭訓爲無釋文音無其非毋字甚明近或作母字解之立說雖巧不可從也

嗟來食

樾謹按來乃語助之辭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孟子反于琴張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此云嗟來食文法正同下云予唯不食嗟來之食是

嗟來二字連文之明證正義解爲嗟呼來食誤以來
食連讀失之

曾子問之曰微與

注曰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正義曰微與
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

樾謹按餓者已不食而死曾子於事後發論乃復言
無得如是以止之殊於語意不合下文雖微晉而已
注曰微猶非也此微字亦當訓爲非微與猶言非與
曾子問其事而非之特以不食而死亦人所難故不
敢質言而言與以疑之也

執女手之卷然

注曰說人辭也 正義曰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

樾謹按以女人之手比人之手謂以此歡說仲尼殊爲不情釋文云女如字徐音汝當從徐讀爲長執汝手者猶詩遵大路篇所謂摻執子之手也卷然猶云拳拳然廣雅釋訓拳拳愛也王氏念孫疏證曰漢書劉向傳云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賈捐之傳云敢昧死竭卷卷貢禹傳云臣禹不勝拳

拳竝字異而義同此卷然字據釋文亦有作拳者執女手之卷然謂執汝之手而拳拳然相親愛也故鄭以爲說人之辭正義所說非經意亦非注意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注曰管鍵也庫物所藏

樾謹按管鍵所以啟閉之物然不謂之啟庫閉庫而謂之管庫文不成義矣管當讀爲館館館人也庫庫人也管與館古通用儀禮士喪禮管人汲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是其證也儀禮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蓋官爲館舍之本字作館者後出字作管者誤

借字也說詳余所箸字義載疑曲禮篇在官言官在
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然則
官卽館也曲禮之官庫此文之管庫文異而義同訓
管爲鍵失之矣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爲
之衰

注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
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

樾謹按下云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當云蠶則績
而蟹爲之匡范則冠而蟬爲之綏文義始一律注義

殆非也蟹有匡者蟹爲匡也蟬有綏者蟬爲綏也孟
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
焉趙注曰爲有也爲與有一聲之轉故爲可訓有有
亦可訓爲國語周語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胡有卽
胡爲也晉語其有吉孰大焉有吉卽爲吉也說詳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
本亦作爲閒是有與爲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蠶則績
而蟹爲匡范則冠而蟬爲綏見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上二句用有字者文異而義同古人疊句成文而虛
字不同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

王九十三而終卽其例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三十國以爲卒

王制

注曰屬連卒州猶聚也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

樾謹按卒當讀爲萃周易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萃從卒聲故卽以卒爲之耳正義謂取卒伍之意失之不及以政

注曰役賦不與正義曰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

樾謹按鄭蓋讀政爲征凡力役謂之征周禮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是其義也凡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是其義也不及以征卽是不及以力役賦稅之事故注云役賦不與正義以本字讀之非是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越謹按自來讀者於樂字斷句非也此當於則字斷
句天子賜諸侯樂則句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句
以鼗將之樂則者九賜之一也曲禮篇三賜不及車
馬正義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
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
弓矢九曰秬鬯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
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
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
此記言賜樂則賜弓矢賜鉞鉞錫圭瓚皆九賜中事

正義誤以則字屬下讀又云非九賜之樂失之矣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注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不過禮少有所殺 正義曰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

樾謹按如此則用字爲句地小大爲句文不成義矣用當讀爲以明堂位篇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牝以桑儀禮特牲饋食禮引作牝用桑是用與以古通也用地小大卽以地小大此當連上文爲義其文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

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言制國用必
以地之小大也視年之豐耗則當連下文爲義其文
曰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言必視年之豐耗合三十年而通計之以制國用也
鄭誤合二句爲一義則當云用視地小大與年之豐
耗文義方明不當云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可知
其非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

注曰暴猶耗也 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
耗故云暴猶耗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望文生訓非塙義也暴當讀爲薄
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是暴
與薄古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猶膊之通
作暴也用不足曰暴猶用不足曰薄以殘暴解之失
其義矣

夫圭田無征

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
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樾謹按夫之訓治他無所徵殆曲說也此夫字疑當
讀爲大夫二字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

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或譌作夫夫莊子
田子方篇于是旦而屬之夫夫釋文曰夫夫古讀爲
大夫是也又或傳寫奪去二畫而僅存一夫字晏子
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
也夫圭田無征卽大夫圭田無征圭田卿大夫士皆
有之獨言大夫者舉中以包上下耳
史以獄成告於正

注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承
秦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
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

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樾謹按鄉士士師并言之曰鄉師甚爲不辭疑鄭注本作鄉士之屬傳寫誤耳正義承誤本而曲爲之說非也至鄭以漢制說正字亦爲失之爾雅釋詁正長也古謂官長曰正周禮天官序官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史卽府史胥徒之史秋官序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下各有史如千人史掌文書故成獄辭則

史各以告之其正縣之史卽以縣士爲正遂之史卽以遂士爲正鄉之史卽以鄉士爲正鄭君誤釋正字未得古義而孔穎達遂據此文定王制之作爲在秦漢之際恐未必然也尚書立政篇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之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常職者爲言此說轉得之矣

執左道以亂政

注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與下文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同科乃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相次殊爲

不類矣蓋左道非必巫蠱之流凡不便於民者皆是
人有左右便而左不便故凡不便者曰左昭四年
左傳不亦左乎杜注曰左不便是也古之君子禮從
宜使從俗是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若乃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又或作聰明以亂舊章皆
謂之左道可矣

六十宿肉

正義曰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
而不得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與九十飲食不離寢無異矣

疑非經旨宿者進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宿讀爲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然則宿肉猶羞肉爾雅釋詁羞進也五十之年但異其糗而未有肉至六十則每食必進肉矣故曰宿肉

八十月告存

正義曰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越謹按存者問也說文子部存恤問也國策秦策無一介之使以存之高誘注曰存勞問也漢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師古注曰存謂省問之竝古人謂問爲存之證八十月告存者每月使人以存問之辭致告

也正義不知存之訓問而反訓告爲問古訓無徵不可從也且人君禮老臣而每月以存否爲問亦非所以安老臣之心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所謂存者豈亦問其存否乎足知其非矣瘠鰥跛躄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正義曰百工謂有雜技藝

樾謹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乃與瘠鰥跛躄之類一律視之殊爲不合百工字疑當屬下讀百工卽百官也尚書堯典篇九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言百官是也瘠鰥跛躄者侏儒皆有疾病所宜矜恤

故使百官各隨其器以食之晉語文公問於胥臣曰
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賦施直鈔蘧陳蒙
璆侏儒扶盧矇眊修聲聲實司火童昏瞶瘖僂僂官
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此言百工以其器食之卽
彼言官師之所材可知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十九